

对这种接待一点也不感到不安。他刚进来，穿着绣花的宫廷制服、及膝马裤和鞋子，胸前挂着星星，平坦的脸上露出平静的表情。他用我们祖父不仅会说而且会想的那种优雅的法语说话，语调温和、居高临下，这是一个在社会和法庭上已经老了的重要人物所特有的。他走到安娜·帕夫洛夫娜跟前，吻了吻她的手，把他那光秃秃的、散发着香味的、闪闪发光的脑袋递给她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首先，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怎么样了。“让你朋友放心，”他语气不变地说，在礼貌和做作的同情之下，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甚至讽刺。

一个人在道德上受苦的时候还能健康吗？在这样的时刻，如果一个人有任何感觉，他能冷静下来吗？安娜·帕夫洛夫娜说。“我希望你整个晚上都待在这里。”

英国大使家的宴会呢？今天是星期三。我必须在那里露面，王子说。“我女儿要来接我。”

“我以为今天的宴会取消了。我承认，所有这些庆祝活动和烟花都变得令人厌烦了。”

“如果他们知道你希望这样，娱乐活动就会推迟，”王子说，他像一个发条钟一样，习惯性地说了些他甚至不想被相信的话。

别开玩笑！那么，关于Novosiltsev的派遣，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？你什么都知道。”

对此，我们能说些什么？王子冷冷地回答